

恩師方東美學問博大精深 (下)

● 馮滬祥

譯其英文著作吃盡苦頭

牛津大學名教授麥克康倫，曾經

特別稱頌恩師方東美的英文著作：「

真沒想到一位東方人，以英語著述，向西方介紹中學思想，其英語造詣如此優美典雅，求諸當世的英美學者，也不多見。」

這段內容，可說是對方師英文著作的重要評論。

民國六十二年，我在追隨方師之餘，曾經自告奮勇，向方師主動請纓，願意中譯他的英文著作《中國人生哲學》(The Chinese View of Life)

他當時說：「這要同時看你的中文與英文程度如何」；結果，我花了三年才完成。

平常我自己著作，只需一年便可出版一本，但這本譯作，後來整整花了我三年時間，可見其中艱難的程度。

因為，既要看懂他優美高雅的維多利亞式英文，還要用深美闊約的桐城中文表達，真是很不容易；除了要顧到基本的「信、雅、達」，還要能表現其中的文采與神韻，更要能烘托其意境，神遊無端、馳情無礙，整個翻譯過程，只能用「痛苦」形容。

然而，今天回想起來，正因為有那三年的痛苦訓練，反而能讓我無意中更能勤練文筆，獲益很多。

我現在仍記得，剛開始翻譯時真是百般艱辛，無從下手，只有一遍又一遍的苦讀；先掌握其大體，再深入其義理，最後才講究其文采；結果，在我反覆咀嚼之後，原先困境反能形成醞釀性靈、獨發機趣的佳境，久而久之，真如方師所說：可以「鬱積浩渺奇情，鎔鑄決滌深意，一但盎然充實，渾脫流露，便如傾瀉洪濛，淋漓滿志。」

從上述方師自己描述希臘悲劇的

內容，便可證明，他的文采與學養，實在非比尋常；若要翻成英文，真是談何容易？

然而，我當時決心要克服種種困難，做為對方師的心意，因此咬緊牙根，發誓要譯出同樣雋永高雅的中文本。所以在過程中，對於方師雄奇壯麗的生命精神、璀璨明媚的詩情畫意、提升超拔的靈性，以及神化入妙的機趣，都盡力去領悟學習，後來才逐漸的融會貫通。

所以，我對孫智燊先生承命，中譯方師晚年經典作品《中國哲學的精神及其發展》，整整花了三十年才完成，很能體會其中的辛苦；對於方師生前就交代他「徐徐為之」，也更能體會方師的深意。

記得我在種種艱苦中，譯完之後，心中無比暢快，真正能感受方師生前所說貝多芬《快樂頌》的境界；貝多芬是以音樂天才，將宇宙奧妙攝入靈台，發為鋪張揚厲的生命樂章，其

氣勢磅礴、氣象萬千，最後酣暢淋漓，漸臻至善，對宇宙生命的欣賞讚嘆，無法用音樂表達，只能用混聲大合唱，表達清華滿天、神光嘯吸，同氣相求的幻美境界！

這時的生命精神，如同神聖恬愉的逍遙遊，是用蕩志浩歌，表現出人與天浩然同流、泱而俱化的意境，不但美感燦溢，而且生命狂瀾得以橫空展拓，入於美妙化境，恰如艷陽流輝，奇麗奪目，令人驚嘆不已！

只是可惜，如今三十多年了，國內沒有多少知音，能夠真正領悟方師著作的高明。

直到今年三月，有天我突然接到李敖大師來電，他正在山上獨處，看到我中譯的方師著作，承他謬獎：「翻譯得很好，文筆也很好」，能有這一位「前五百年、後五百年」都號稱白話文第一名的大文豪肯定，我心中總算稍感欣慰，終於有位知音！

方師生前曾經感慨，現在學生對

文言文程度太差；他強調，中國經典幾千年來都用文言文記載，白話文只有幾十年歷史，因此我們從小學起，就被「從根斬斷」了，到中學也不能看普通的文言文，甚至在大學，也只有極少數人，能拿筆寫文言文。結果中國人看中國經典，卻要經過白話文翻譯，如同外國人一樣，真是很可悲。

尤其，方師如果天上有靈，看到今天教育部長除了篡改中國歷史、「去中國化」，竟然還想「去文言文」、「去成語」，認為成語令人「思想懶惰」，心中必定萬分悲憤！

因為，前者可說「亡人國者，先亡其史」，後者則是「亡人文化者，先亡其文字」。文化台獨這種陰狠賤招，從長遠看來雖然不會得逞，但多年以來，已經貽害各級廣大學生！

幸好今年大學聯考中，國文與歷史老師忍無可忍，紛紛從試題上展現凜然正氣，因此文言文佔六十六%，

中國歷史也多春秋大義，雖然台獨的團體氣急敗壞，跳出大罵，但更充分證明，人心不死，中華文化命脈也必定生生不息，萬年長青！

方師生前最悲慨的，除了中華文字被人「從根斬斷」，中國哲學也被從根污染。

他曾經跟我說，有次在重慶南路書店，隨意翻到一本《中國哲學史》，看到其中內容，很多都在胡扯，甚至汗巖，心中深感悲痛，所以決心晚年專講中國哲學。他甚至公開說，他是以「贖罪」的心情，重講中國哲學，就是希望青年不要再被誤導受害。

方師認為，今天這個時代，正因「哲學退位」，所以缺乏智慧；尤其中國哲學是以價值為中心的生命哲學——方師稱為“value-centric”以及“bio-centric”，如果中國哲學不彰，便代表了價值理想不彰，很多價值理想都被漂白，這正是方師生前的最大憤慨！

方師並曾指出，生活在當今的人們，最大的精神危機，就是把我們幼孩的心靈、青年的心靈、以至壯年的心靈，都「一齊使之色盲，再也看不出任何價值理想」。

因此，方師稱這種現象，如同「哈姆雷特劇中沒有哈姆雷特」、「心理學中沒有心靈」；也就是說，「哲學中沒有智慧」，「宗教中沒有靈性」。

尤其今天，台灣所有教材的唯一「核心價值」，只是口號上的「本土化」，彷彿只有「本土化」才叫「愛台灣」，但這個「本土化」，卻是以「去中國」為前提，如此先斬斷自己母體的文化臍帶，斬斷自己深厚的文化根源，怎麼會有傳承？沒有傳承，哪來創新？

事實上，即使台灣的本土先賢蔣渭水，在民國十一年創建「台灣文化協會」時，也都明確呼籲，要能恢復對中華文化的認知；他指出，台灣人

民的血緣，「源自黃帝、周公、孔子、孟子」，只因日本殖民統治，得了「智識營養不良症」，所以他提醒台灣同胞，一定要能多學習中華文化，上承中華民族文化，才能擺脫日本民族的皇民化，喚醒台灣人民的民族精神！

但如今的台獨人士，表面上紀念蔣渭水，作法卻是「去中國化」，否定自己是中國人，甚至美化日本統治，完全背叛蔣渭水精神，也違反中華民族大義；如此自我斷根，哪有什麼「建國」的文化基礎可言？

民國六十七年，我獲得波士頓大學哲學博士後，返回母校東海大學，在梅可望校長支持下，創立了哲學系，當時心中志向，就是秉承方師的生命精神，要以復興中華文化為己任。

後來牟宗三先生應邀來東海講學，也曾經特別期勉我：在台灣辦哲學系有雙重任務，一是純學術，二是弘揚中華文化；可說與方師生命精神完

全相通。

所以，我從東海擔任首屆哲學系主任，每年寒暑假均舉辦「中國文化研討會」，與教育廳、救國團合作，聘請各方大師，共同弘揚民族文化。如牟宗三、謝扶雅、梅貽寶等前輩大師，以及中壯年名學者，如杜維明、劉述先、金耀基、楊牧、何秀煌；等均曾光臨東海，形成人文薈萃的中興氣象。

另外，我還同時創辦〈中國文化月刊〉、編印《中國文化論文集》、舉辦「中國哲學國際會議」……等，凡此種種，均來自方師弘揚中華文化的精神感召。

民國七十五年，我應邀到國立中央大學擔任文學院長，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創立哲學研究所，並且規劃歷史研究所、藝術研究所，與中文所博士班等等，根本心志，也都是秉承方師「復興中華文化」的遺命。

卻把中華文化看成貶抑與踐踏的對象，令人活在台獨統治下，精神彷彿活在淪陷區！

但我從不灰心喪志，仍然咬緊牙根，秉承方師生命精神，奮發努力，排除萬難，持續以弘揚中華文化為己任；只是如今變成跨海到大陸，與各大名校合作；因此每年在寒暑假舉辦「中華文化研習營」，至今已進入第九年；雖然歷經打壓迫害，但是並未動搖我的任何初衷；歸根結柢，就是以行動傳承方師弘揚中華文化的生命精神！

曾抬棺向軍閥抗議

方師充滿熱血的愛國精神，從他響應「五四運動」，以及推動「少年中國協會」，均可看出，他心中的熱情與熱誠，決不亞於任何忠烈之士，而且敢作敢為，充滿膽識與魄力。其中很多真實故事，都是明顯例證。

例如，很少人知道，方師因為正

義感與愛國心，曾經為了愛護學生，而向暴虐的軍政府「抬棺抗議」。

那是民國十六年，寧漢分裂之後，導致蔣總司令被迫下野，很多政校學生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發動遊行，要求蔣公復職；竟然被軍政府的李烈鈞下令開槍，當場打死政校學生袁大煦，還有二女三男受傷，犧牲慘烈，史稱「一一二二」慘案。

方師憤慨與悲痛之餘，決定把犧牲的袁大煦放在棺材內，由教授抬棺，同學跟在後面，共同向軍政府抗議。

當時很多教授不願也不敢參加，但方師毅然決然推動，並且親手抬棺。當時總共三人，另外二人是段錫朋及谷正綱，因為不算真正教授，所以正式教授抬棺者，就是方師一人。這不但在中國大學史上很罕見，即使在世界學術史上也很罕見。英國羅素曾經為了反戰反核，參加遊行示威，但也止於靜坐，並沒有抬棺遊行

方師親自領頭抬棺，宗旨就是為了打抱不平；為學生打抱不平、為公道打不平、也為人心打不平！由此也可看出，他從青年時期，就有剛毅的正氣與至誠的熱血！

民國七年七月一日，「少年中國學會」正式成立。方師告訴我，人數一〇八人，人人都是個性獨特的棟樑之才，而且人數「正好與梁山泊好漢人數一樣」。當時還發行〈少年中國〉，由左舜生主編，〈少年世界〉則由方師主編，造成全國轟動。

方師因為在「少中學會」主編刊物，所以同時負責印行會員申請入會的資料。他曾向我提過，毛澤東從湖南念師範畢業，寫的志願還是「小學教員」。

民國十三年冬，左舜生約「少中」同仁在上海家中，共同討論如何發展會務。方師後來告訴我，「少中」受政治動盪的影響，已經分裂成左右

兩派；本來有同樣的理想、同樣的熱血，但卻在同一個房間內，兩派人士大聲爭吵，甚至拔出手槍，彼此威脅對方。朋友間都失去理性，竟只剩情緒的鬥爭。

方老師看到這種情形，痛心之餘，從此不再過問政治。而「少中學會」的分化，也很不幸，後來成為整個中國分化、甚至變成內戰的縮影。

這也令我想起，在台灣被稱為「台灣孫中山」的蔣渭水，在民國十一年所創辦的「台灣文化協會」，後來也因分裂成左右兩派，彼此內鬩而解體。他另外成立的「台灣民眾黨」，今年正好是八十週年。當時在大陸，中國國民黨也有「寧漢分裂」。到今天民進黨，更是透過省籍鬥爭，企圖把台灣社會一分為二，用偏狹的地域觀念，挑撥族群對立，成為仇恨工具！

因此，這令我更加欽佩美國國父華盛頓，他在退休演說裡，就曾特別

提醒民眾：

「我要用很鄭重的態度告訴你們，從偏狹地域觀念所產生的仇恨，是對民主政治最大的敵人！」

今天台灣政局充分證明，「從偏狹地域觀念所產生的仇恨」，已經大大傷害台灣的民主品質與健康發展，本身已成為台灣民主政治的最大敵人！方師在那個時代，很早就看出這點，今後如果不能從理性靈性提升政治品質，最後終將共同沉淪。

方師當時還曾經指出，「少年中國學會之可愛，初有學術文化的理想；少年中國學會之解體，疾在學人的淪為黨人。」因此他以莊子「藏天下於天下」為比喻，指出「大道寓於高超開明之文教」，國家生命才能永恆發展。

這種「高超開明之文教」，對今後兩岸都有很大的啟發；換句話說，領導人不能把「天下」只侷限在一黨之內，天才不屬於一人一姓，也不屬

於一黨一派，而屬於全天下之人；所以應有胸襟以文化教育的理想，普遍提升人性、培訓人才，才能使人人都成為充滿潛能的發光體。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振興中華！

方師生平沒有主動參加任何政黨。他早年應邀在中央政治學校任教時，羅家倫是教育處主任，段書詒曾勸他入黨，他當時說「沒有這個興趣」。

但另一位訓導處主任吳挹峰卻未經他同意，主動送給他中國國民黨黨員證，方師說他「沒有申請」，本想當面退回；但學校苦苦相勸，說他在國民黨黨校任教，能有黨證比較方便。他因為心中也認同孫中山先生的理想與理念，所以當場未便退回，但也從來沒有參加任何黨務活動。

後來，國民黨在一年之後重新登記，他就並未登記。到了台灣，國民黨再辦總登記，方師仍然沒有登記。所以中央黨部曾有人問，「方東美為什麼沒歸隊？」谷正綱當時接口說，

「為什麼不留幾個書呆子在黨外？」才化解了尷尬氣氛。

由此可見，方師終身以沉潛治學為志，即使很早就有政治人脈，但從來不動用，也從來不參政，而是將滿腔熱血的愛國精神，貫注在學術研究上，以此弘揚中華民族的文化生命。

英國大哲羅素在訪問中國後，曾經寫了本《中國的問題》，其中明白強調，「中國首先應當注重的，就是愛國主義」，也就是要能用愛國熱情做為根本動力，才能凝聚各方人心，真正振興民族。

民國十年，羅素結束訪華之後，再去美訪問，方師正在威斯康辛大學，曾與羅素促膝長談中國問題，在此可說英雄所見略同；方師一生更是用全部心血，弘揚中華文化，可稱愛國精神的最佳典範！

方師生平，對國父孫中山先生很景仰。他有一次向我提到，三民主義就是因為有崇高的理想性，所以才能

吸引全國人心，否則北伐怎麼可能只以五百枝步槍，便統一全國？更怎麼可能號召廣大的知識青年，幾乎均由孫中山先生的理想吸引？

雖然方師沒有針對三民主義，明確寫過文章，但他曾經有一次，應邀審查三民主義著作。後來我聽方師母說，方師寫了一段「很好、很長」的評論，送給國科會。其中對三民主義的理想性，以及救國救民的人文精神，都有非常精闢的論述。方師母很少提到方老師的著作，這是我聽到她第一次親口所講內容，希望今天國科會還留有這份珍貴資料。

另外，方師也強調，中國的大學應當和社會結合，改良社會風氣，不要造圍牆，變成象牙塔。他曾向我提過，哈佛大學的大門，比他家的大門還要小，而且沒有圍牆。我本來心中還納悶，等到後來自己到了波士頓留學，親自去找哈佛大門，一看果然如此。此中象徵意義，就在大學要能先

開放心靈、開放思想，才能培養出開闊高明的人才。

方師一生都強調，應把大學當成「神聖的文化基地」；因此青年學生也有權要求國家，確定高尚的教育政策，然後才能培養偉大的精神人格。

方師來台後，曾應邀到中大演講，他明確的指出，中央大學經歷過艱難困苦的抗戰時期，「中央大學的校長同學，從來不曾污辱中國文化的尊嚴」，因此鼓勵中大同學，在中壘氣勢雄偉的校園高地中，應該多多提昇高超人格，他期勉師生：

「在精神的高空據點上發揮學問才情、哲學智慧、宗教熱情，重新建立中央大學，然後以這偉大人格，發揚中國本有的優越才能，這樣才可以創造中國文化的未來遠景！」

方師生前也經常引用柏拉圖，提醒學生，千萬不能失掉理想性。柏拉圖曾提過：「政治有兩種，一種是理想政治，一種是現實政治。」現實政

治如果不能提升品質與人性，就會充滿魔念，向下沉淪，甚至無惡不作，成為狼毒、齷齪與卑劣的政治鬥爭。

今天台灣政局，不幸正是如此！

因此方師經常感嘆，近代政治是黑暗勢力的結合，等一、兩百年之後，再看近現代的歷史，一定會稱此為「黑暗」時代。因為精神墮落、人性沉淪、哲學膚淺，所以必須仁人志士能開關精神向上的境界，透過哲學智慧，才能重新創造光明世界！

今天聽來，這些耿直諍言，在現實政局的印証下，顯得更加真切，並且可稱入木三分，令人深深佩服方師的遠見與智慧！

方師及師母都有赤子心

民國六十一年，我請方師當碩士論文指導教授，題為《易經之生命哲學》。通過口試之後，在方師回家途中，他早期學生劉孚坤教授也在身邊，主動的問方師：「您看滬祥的論文

怎麼樣？」

方師當時先沉默一陣子，然後講了兩句話，至今令我印象深刻。

他說：「滬祥絕頂聰明，但是政治興趣太濃。」

短短這兩句話，是一代大哲對我的評語。現在經過三十四年，回想起來，仍然令我感觸良多。

方師說我「聰明絕頂」，我深覺愧不敢當，我只是從高中時期，就關心人生問題與中國問題；因為關心人生問題，所以雖然大學念化學，但幾乎把圖書館中相關哲學的書籍都看遍了。畢業之後，更毅然決然報考台大哲學研究所，僥倖錄取後，承蒙方師不棄，便在他晚年追隨身邊。

另外，又因為我關心中國問題，所以一直希望中國能富強，並深盼中國能統一。所以我當時向方師說明，我不是因為對政治有興趣，而是關心國事，滿腔熱血很想愛國報國，所以容易被認為對政治興趣濃。

方師那時便提到柏拉圖的例証。他說，柏拉圖那樣愛希臘民族、愛希臘國家，那樣熱心從事政治，結果，卻是被囚為奴！

然後，他盯著我，定定的看，鄭重的提醒我：「如果你能寫出幾部像柏拉圖一樣的著作，同樣也是愛國。」

根據歷史記載，柏拉圖從苦難掙脫後，便專心化悲憤為力量，把心中

的政治理想與深思所得，寫成千古不朽的各種著作；連英美第一大哲懷海德（A.N. Whitehead）都認為，「西方兩千年的哲學，都只是柏拉圖的註腳」。

我當然不能自比柏拉圖，但方師這話，的確給我很大的啟發。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我就暗中發誓，今後無論多忙，每年也至少要出版一本著作。此後無論我當系主任、院長，或南北奔波兼任總統秘書，或擔任國大代表、立法委員，我都逼著

自己，每天仍要不斷看書、寫書。如今三十年如一日，已經出版五十多本；雖然寫得不好，但是總算未改初衷；根本的精神動力，仍是方師三十多年前對我的教誨與提醒！

另外，方師生前曾經親手送我一套《華嚴經》；然後說，這是他「方外弟子」淨空法師所印，他特別送給我，希望我能多看，我當時心中很感動。

民國七十六年，我撰寫國內第一本《環境倫理學》，便發現華嚴宗「圓融無礙」的宇宙觀與自然觀，對「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很有啟迪，深感獲益良多。

尤其，民國九十三年初，我遭逢生平空前的冤案大辱，飽受司法煎熬以及精神折磨，開始用生命的傷痕與心血印證佛經，才更一步體會《金剛經》、《華嚴經》、《維摩詰經》各種深義。迄今我仍認為，我突然會碰到離奇的誣告與種種政治迫害，或許

也是命中逆緣，催逼我要精研宗教與佛學，以便從中更能領悟，並弘揚「悲智雙運」的精神。

回憶民國六十二年底，我和先室毅虹結婚的時候，方師應邀致詞，曾經講過一段話很風趣。他說：「像你們這樣優秀的人才，今後應該生雙胞胎。」

因為方老師自己有一對雙胞胎，所以特別講這段話。沒有想到，後來我果真與毅虹生了一對雙胞胎女兒，一名復華和國華。因為當天照X光才發現，所以我從台中惠華醫院，在第一時間，就向方師報告喜訊，說「真的生了一對雙胞胎！」後來方師還到處向人說，「馮滄祥最聽話！」

雙胞胎女兒滿月後，我們帶到方師家裡，方師母當時摸著復華和國華的小腳丫，充滿興奮的表情，還幾乎跳起來，讓我印象很深刻。

方師母是非常著名的台大外文系教授，名字叫高芙初，她編寫過很多

重要的英文教材。我與毅虹結婚的時候，她特別送我們一本英文童話書，上面親筆寫了一段英文，希望我們都能「永遠純潔、天真，就像童話書裡面的小孩子一樣」。毅虹因為本來就很喜歡小孩子，所以一直很珍藏這本書。

方師自己生平很喜歡小孩子，我親自就見過幾次。

有一次在台大，方師上完課，中途休息時間，正好有群小學生，頭戴黃帽，整齊的成列走在台大椰林大道上，小小身影，顯得非常可愛。

方師看到後，臉上竟然立刻笑得像小孩一樣，那種燦爛陽光表情，我至今都難忘。

方師終日坐擁書城寫作，整天就與音樂為伴，偶爾閒暇時，我會陪他到青年公園散步。

他曾指出，青年公園是台北市「最後一塊寶地」，因為台北綠地很少，當時是很難得的一大片綠地。他常

徜徉在空曠大地中，娓娓講述生平重要的小故事，如同柏拉圖陶然漫步在雅典樹林中，也如同孔子悠然帶弟子春天郊遊；那種氣氛，令人能將塵世煩惱滌除淨盡，並且心曠神怡，至今都令我記憶猶新。

記得有一次，在青年公園，我陪方師散步，他遠遠看到很多成群小孩子，正在互相嬉笑追逐，他眼睛定定的看著，嘴角帶著微微笑意，彷彿正在看著民族的未來！

尼采曾經指出一「精神三變」，從任重道遠的駱駝，到勇猛雄偉的獅子，再到返璞歸真的嬰兒，很可說明方師生命精神的轉折！

另外，方師也很喜歡金門，認為金門空氣、風氣都比台灣好，很能代表朝氣蓬勃的中興氣象。

所以後來他遺囑中，希望海葬金門，由王昇、潘振球等早期弟子見證；因為王昇將軍在軍中，所以委託他執行。

王昇後來接方師母坐小艇，在台灣海峽，將一代大哲的骨灰緩緩海葬；並且在金「東」沙「美」，建一個紀念亭，地點正好可以眺望大陸，寓意非常深遠。

我在民國九十五年到金門，頒發先室毅虹文學紀念獎學金時，曾經再到東美亭致意，承金門縣長新黨李炷烽承諾定期修護「東美亭」，很令我們感念。

回憶民國六十六年方老師過世的時候，我很遺憾，沒有守在身邊。因為我仍在美國波士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雖然已經訂了機票返台，但沒來得及趕上，就已聽到方師逝世消息。

那一天是清晨四點多，我在波士頓大學宿舍，夢到方老師，容貌非常慈祥、莊嚴。我原先聽說，他後來因為肺癌，瘦得很厲害。但在我夢中，他完全恢復了平日豐潤端莊的容貌。夢中的景象，我至今都記得很清楚。

楚——整個房間通亮，彷彿四面牆都在放光，方師則站在中間，微笑看著我兩個雙胞胎，跑來跑去的遊玩。眼神中充滿了欣賞與和藹。

當時我還覺得很奇怪，曾經告訴毅虹，「可能方老師的病已經好了」。因為當時聽說，方老師在肺癌末期，曾經用一位中醫的醫藥，一度有過起色。

可是隔了兩天，有位朋友劉振世，特別開車到我宿舍，告訴我說：「你敬愛的方老師過世了。」原來他看到中央日報海外版，特別來告訴我。我後來一推算，很驚訝的發現，方師過世的那天，就是我夢到的那天！

民國七十三年三月，毅虹也不幸因為胃癌，英年早逝，成為我的人生大慟。同年十月，我強忍悲痛，舉辦第一屆「國際中國哲學會議」，到機場迎接哥倫比亞副校長狄百瑞（De Bary），與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等到東海大學，途中我向他們談這些夢驗

的經歷。狄百瑞回應說，他也有類似的親身經驗，至今令我印象深刻。從此之後，我對靈魂學與宗教命理，一直都有濃厚的研究興趣。

方師過世之後，方師母心中一直落落寡歡，偶爾看到我們這些學生去探望，才會露出笑容。

她晚年在台大醫院臥病很久，幸賴李煥先生托救國團同仁長期照料。方師母的精神毅力非常驚人，在病重彌留時，仍然撐住最後一口氣，一直等到長子方天華博士專程從美返回，奔向病房，叫她一聲「媽，我回來了」，她才嚥最後一口氣，告別人間。其一生陪伴方師，走過很多艱苦歲月，也都深具這種堅忍精神，令大家都非常敬佩！

二友人對方師的評價

民國五十八年二月十二日，方師曾經在一次特別機緣，親筆寫「簡要自述」，他在文中引述三位朋友的評

語，很有深刻寓意：

(一) 伍叔儻先生嘗言「方東美之簡樸幼稚，可資送幼稚園一年級予以薰陶」；

(二) 全增嘏先生曾評他所寫的哲學文字，「頗似桑他亞那（George Santayana）之流美」；

(三) 梅貽寶先生，去年在維也納國際哲學會，曾告知美國韓路易教授（Lewis E. Hahn）「中國近數十年之哲學師資，多出方東美門下。」

方師最後指出：「以上三者，余尤欣賞伍叔儻先生之雋語，真可謂字字落實也。」

以上第一段，伍先生是用風趣的話形容方師，其實很得老子「復歸於嬰兒」的深意。第二段全先生，比擬方師哲學文字，如同著名美學家桑他亞那，既流暢又優美，很能表達方師文字的神韻。第三段梅先生，敘述方師在海內外桃李滿天下的實況，更可說明方師在哲學教育之貢獻。從這三

者，更能瞭解方師的生平特色。

綜觀方師的學術成就，旁通中、

西、印，統貫儒、道、釋，學力深邃

厚實，氣魄恢宏沉雄，所以贏得舉世

的推崇；他的一千多首詩詞作品同樣

彌足珍貴，因其詩中有哲，哲中有詩

，有時沉雄悲壯，有時清雋婉逸，朱

光潛稱為「兼清剛鮮妍之美」，錢鍾

書更認為「中國古典詩人，如方先生

者，今後沒了！」同樣可稱獨步當代

的稀世至寶。

乾坤並建」；方師氣勢雄偉剛健，如

同乾元的「大生之德」，師母氣質溫

柔敦厚，如同坤元的「廣生之德」，

共同為中華民族近代的學術界，創造

了光輝燦爛的一頁！

尤其方師生平，充滿愛國精神，

並將這種愛國熱忱，沉潛化為學術的

論著，弘揚中華文化於全世界，這種

苦心與慧見，深深值得後人學習與發

揚！

希臘大哲亞里斯多德很早就強調

：「人生最大榮譽，就是保衛國家的

榮譽。」法國大哲盧梭也曾指出：「

我們希望人民有道德嗎？讓他們從愛

國做起吧！」

方師一生，可說就是以身教力行

這兩句話，不斷在國際學術界弘揚中

華文化、捍衛國家榮譽，並且鼓勵國

人，能在衰世中發揮道德勇氣，共同

團結，從振作愛國心做起，早日振興

中華民族！

相信，今後只要更多仁人志士，

能夠以這種愛國心為心，以這種使命

感為志，共同激濁揚清、撥雲見日，

必能早日掃除黑暗，重見青天白日，

開創中華民族的光明前程！

中外雜誌社稿約

- 一、本社園地公開，歡迎名人傳記、軼聞趣談、真實傳奇、中外古今、現代史話、回憶與隨想、醫學新話、科技新知等作品。
- 二、來稿請用稿紙繕寫，字體力求工整清晰，附照片插圖尤佳。
- 三、有關外國人名、地名等事有名詞，一律請加註原文。
- 四、來稿以白話文為限，對中外名人傳記，以近代現代人物為主，對傳主直稱其名，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稱老，稱先生，不空格，不抬頭，以突破時空限制，除特約稿件外，請勿超過五千字（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
- 五、來稿一經採用，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凡經由作者委請本社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本社交由「聖文書局」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
- 六、本社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微得本社編輯委員會及作者本人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者，當依法追究。
- 七、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本社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為精益求精，必要時將予刪改，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
- 八、來稿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請自行影印留底），來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